

忆父亲二三事

□叶龙虎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。然而,父亲的身影依旧时不时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多少次看见父亲踏着耙耖,月光将他和老牛的影子拉得老长;多少次与父亲抬着打稻机走在田塍路上,父亲将负重拉向他自己;多少次与父亲像平常一样一起吃饭、一起说话……

在我心中,父亲是一座山,是我家的顶梁柱;父亲是一本书,一本让我一辈子也读不够的书。从小就依赖父亲。只要有他在,我就什么也不怕,是父亲让我对生命充满了自信。

因为搬家,那天整理书籍,一张父亲与我兄妹的合照被翻了出来,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父亲最早的照片。照片中的父亲年轻极了,其背后的故事,虽然时隔50多年,依旧是那样的清晰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农村大办食堂。农民的定粮很低,一天三顿稀粥还喝不饱。烈日下,父亲从田头回来让我去食堂给他打粥,当我递到他的手上时,碗里的粥已经浅了一圈,凭着饥饿时期对吃的敏感,他肯定知道我路上喝过了,却从来也不说破。第二天继续让我去为他打粥。

那年,父亲带我去横山头烧山垦荒。他用柴刀砍去四周的柴草,砍出一条“火弄”,免得火势蔓延。然后,他点火烧荒,熊熊的大火,燃起了我们一家人的希望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父亲翻地,我拣柴根;我放番薯秧,父亲插秧。从此,我家有了这样一块绿洲。这让我对父亲肃然起敬:只要有父亲这双贴满了橡皮胶的手,我们就不会再饿肚子。

就是从这一年的秋天起,我们真的不再饿肚子了。番薯切成小块,与少量的大米掺和煮熟是中饭;加水不加米烧成番薯汤是晚饭。削皮太浪费,给番薯刮皮是我放学后的工作。用一块破碗的碎片,在河埠头将一篮番薯刮好,双手已被番薯汁染成了黑色,黏糊糊的。吃饭时,父亲尽可能将饭粒盛到我们兄妹的碗里,自己的碗中全是番薯,这种景况,一直到我当兵去时还在延续。所以,我到部队的第一封家信,就是向父母报告“我吃上白米饭”了。

父亲从来也没说过一个

“爱”字。但是,他对子女的爱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。记忆里,父亲就像灶膛里的一堆火。每次烧火,我就挤在他的身边,他不停地用火叉打火,灶膛里窜出来的火烤得我暖洋洋的。冬天睡觉,我就钻在父亲的两腿之间,抱着他毛茸茸的腿,在他梦呓般的童谣中,带着他的体温进入梦乡。每天早上,他一手按住我的头,一手在脸盆中沾点水往我脸上抹,粗糙的手掌按摩在我脸上,痒痒的感觉至今还在。那年去当兵,在县委党校门口的小河边告别时,我惊奇地发现父亲竟背过身去抹眼泪。从部队回来,我胃病严重,父亲曾斩钉截铁地安慰我:“放心,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你治好。”

父亲年轻时在上海做电工,懂得一些电的知识。那年生产队请了一个戏班,戏台是几只稻桶倒扣搭成的,照明却没有办法解决。是父亲蹚水过河,将一根电线搭在对岸的电线杆上,一根电线与一根铁火叉连接埋入地下,然后接上电灯泡将戏台照得雪亮。晒场上人山人海,方圆几里的父老乡亲都来看戏了,而父亲却独自一人守在接线处,防止发生意外,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这样。作为生产队长,他吃苦在前,享受时却躲在一边,干活如此,看戏也是如此。

父亲的慈爱,对他的第三代就愈发明显了。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在父亲的扶持下开始学走路、学骑自行车的。只要他进门,女儿们便会爬上他的膝头。大女儿上了大学,父亲比谁都开心,在朋友面前流露的那种神情,仿佛是捡到了什么稀世珍宝。即便是父亲在弥留之际,惦记的依然是他的大孙女。我清楚地记得,有人喊了一声“阿爷”,昏迷中的他居然响亮地应了一声,还突然睁大了眼睛,但很快又流露出失望的眼神,从此再没能睁开眼睛。我知道,他是在等待他上大学的大孙女。

有一首歌唱得好,“没有天哪有地,没有您哪有我……”是的,没有父亲肯定没有我的今天。从父亲离开我的那一刻起,我才体会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那种痛,那种无奈,我只能通过点点滴滴的回忆来释放,来抚慰自己。

刀鞘中的父爱

□李素珍

我的人生,长久以来,都是一帆风顺的。有一份好工作,有一个好婚姻。那时候,单位效益好,工资高不说,奖金也很可观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。单位破产,我失业了。与此同时,更大的打击在等待着我。老公有了外遇,坚决要求和我离婚。孩子的抚养权给了他,我从此一蹶不振,对前途无比悲观。没有高等学历且人到中年的我,没资格挑工作,只能等工作来挑我。

父亲因操心我的生活现状,竟一夜愁白了头。早已退休了的 he 放弃了安闲的生活,租了摊位去卖衣服。

有一天,正在摊位前忙碌的父亲脑溢血突发,送

进医院后,人已经不行了。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,一瞬间我泪如泉涌。昏迷中的父亲也许是听到了我的悲泣,清醒了几分钟。他拉着我的手说,这辈子,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……

父亲走了。随后,母亲因悲痛过度,心脏病复发,住进了医院。身心俱疲的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我回到家里,拿出一把刀。刀插在刀鞘里,我往外抽,竟然不太容易抽出来。心生诧异,使劲抽出刀子,一个小小的纸卷从刀鞘里掉了出来。弯腰拾起,展开一看,原来是父亲写给我的一张字条和一张两万元钱的定期存单。

父亲在字条里说:“亲爱的女儿,我知道你很脆弱,我担心你经不起人生路上的种种磨难与挫折。

□蔡能平

“静璇,看看你的手指甲,又太长了,个个都像尖刀,我帮你剪剪吧!”每当一瞅见女儿那尖尖的指甲,我总会凑到她身旁,柔柔地对她说。

如碰到她的不配合、不领情,我还会变着法子,比如许诺买冰激凌、看电视、陪她玩游戏等等,仿佛只要哄她高兴,乖乖让我剪完她的手指甲,我就像是了却了一桩夙愿。

“咔嚓,咔嚓”钳起甲落。每当女儿那双白嫩、水灵的小手,一放进我的手掌心,我就顿时来了精神。此时,她的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甚或无名指和小拇指,总被我的左手一一轻轻托起。我捏着指甲钳,小心地把钳口伸进指尖。钳口在咬住那片指甲后,我就候着不动,又细细瞄了瞄,一番确认之后,我才轻轻压下指甲钳。顿时,一钩弯弯的指甲,嘣的一声,从钳口飞射了出来。一个,两个,三个,有时,瞧着散落一地的指甲片,我也会和女儿开玩笑:“你看看,它们都赖在地上不走了,也舍不得离开你呢?要不要收集起来呢?”

有时,女儿也会双眼圆瞪,不放心地提醒着我:

“好了,留长点,别剪太短了。”有时,我的右手也会轻轻一抖,钳口则会淘气地地碰到她的肉皮。这下,她就大喊大叫起来:“痛,太痛了,我不要你剪了,谁要你剪啦。”此时的我,则连忙陪着笑脸:“我小心点,多留点!”其实我嘴巴

应承着,而双手或双脚则轻轻地把她钳住,生怕她脚底生烟,跑了。

有时,剪完她的手指甲,我又会贪得无厌地提出:“要不,你的脚趾甲也让我给你修理一番吧……”

有时,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,难道就那么喜欢剪指甲吗?

其实,年少时的我,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父亲哄着、拉着、抱着,剪下了那片片张牙舞爪的指甲。记忆中,那样的剪指甲场景特别令人难忘——那是冬日午后的休憩时光,金色的暖阳,悄无声息地洒在屋檐下,父亲就这样和我拉开了阵势。有时,我会拉把小板凳,乖乖坐在父亲跟前;有时,则被父亲一把抱过去,骑在父亲那柔软的大腿上。那时,在暖阳的映衬下,父亲脸容舒缓、慈祥,写满了浓浓的爱意。那时的父亲,也像此时的我一样,小心翼翼地捏着我的小手指修剪着。记

这些钱是你以往陆续给我的,你单位发的年终奖,我一直给你留着,打算在关键时刻交给你。记住,无论何时,你都要坚强地活下去!”

潸然泪下的我,一任热泪奔涌,因为这是幸福的泪。原来,在这个世界上,最了解我的是亲爱的父亲。父爱无言,却永如一盏不灭的灯火,温暖着我的心,照亮我人生的道路,指引着我,越过坎坷,坚定地生活下去。

我用父亲留下的这笔钱开了一家小商店,用心经营。而父亲的信我则一直悉心珍藏着,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这封信,已经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刀鞘中的父爱,就这样温暖着我的人生。

得那时,那暖暖的手掌心,均匀的呼吸声,甚至连那迎面而来的淡淡烟草味,仿佛都是那么妙不可言,令人难以忘怀。

娘想儿路那么长,儿想娘箸那样短。父亲、我、我的女儿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那时,父亲总会隔三岔五地替我修剪指甲,无怨无悔地为我雨里来风里去。如今,我也做了父亲,也许是儿时的那份记忆太深了,我也主动捏起了指甲钳,忙着为我女儿修剪指甲,忙着接送、买菜、烧饭。有时想想,我在想方设法如何让女儿开心、满意时,好像很少回过神来,想着要为已是满脸沟壑的父亲剪剪指甲、捶捶脊背。每次,从城里返回老家看望父母,也总是吃吃饭,聊聊天,到了回城的钟点,就捎带一些父亲自种的蔬菜、瓜果,告别寒暄一番之后,立马开车返回城里。

有时想想,我在担起了为人父的职责之时,也更应把做儿子的担子挑得更多些、更重些;更应常回家看看父母,与耄耋的父母聊聊工作,谈谈生活;操起指甲钳,虚握拳头,主动替年迈的父母,做做诸如剪指甲、捶脊背的小事,让父母更快乐,更开心。

总第 6129 期 配图 张 seawater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